

柬埔寨：一個血腥的故事

● 胡文輝

王爰飛：《叢林戰火二十年——西哈努克沉浮錄》，上、中、下冊（北京：國防大學出版社，1995）。

柬埔寨，一個離我們很近的小國，也是一個我們很陌生的小國。柬埔寨發生的一切離我們太近了，我們還來不及寫出一部歷史。據有關機構估計，現時全世界埋藏的地雷共有一億枚以上，其中柬就有800萬至1,000萬枚，而柬的面積不過18萬平方公里，1991年全柬的人口也不過700萬。柬平均每月發生700宗地雷傷害事件，每236人就有一人致殘，傷殘率為全球之冠。按照現在的掃雷速度，需要600年時間才能掃清全柬的地雷！

據保守估計，1970年以來，柬埔寨共有超過200萬人直接或間接死於戰火。對於一個只有700萬人口的小國，逾四分之一的死亡比例恐怕是無與倫比的。

而這樣一段血腥歷史，無論在空間上，在時間上，都離我們如此之近！

最近買到一部新出的《叢林戰火二十年——西哈努克沉浮錄》。這不是一部歷史體裁的書，而是以「紀實文學」體裁寫就的。作者王爰飛，著有《張學良的幽禁歲月》一書，他曾作為聯合國軍事觀察員隨維持和平部隊駐柬。作者指出目前國內根本沒有關於柬近二十年歷史的著作，只有他本人才有條件寫出這樣一部書（〈後記〉）。《西哈努克沉浮錄》雖然寫得比較粗糙，但確實無可替代。本文關於柬的材料即完全根據此書。

從高棉共和國到民主柬埔寨

自公元一世紀開始，今柬埔寨地區由扶南王朝統治。七世紀中葉，扶南原來的北方屬國真臘興起，最後兼併了扶南。至十六世紀末葉，真臘改稱柬埔寨，先後對暹羅（今泰國）、越南稱臣。十九世紀末葉，柬又成為法國殖民地，併入「法屬印度支那聯邦」。二戰期間日本曾佔領柬。二戰以後法國的殖民

現時全世界埋藏的地雷共有一億枚以上，其中柬就有800萬至1,000萬枚，而柬平均每月發生700宗地雷傷害事件，每236人就有一人致殘，傷殘率為全球之冠。按照現在的掃雷速度，需要600年時間才能掃清全柬的地雷！

1975年4月17日，紅色高棉佔領東首都金邊，200萬居民全部遣散下鄉，參加生產勞動，舊政府的官兵和職員遭到有組織的大批處決。革命者的目標是：任何舊時代的人物都必須被徹底地清掃乾淨！

統治削弱，在國王西哈努克領導下，法國於1953年承認柬獨立。

柬獨立以後，西哈努克仍是國王，實行君主立憲。至60年代末期，在越戰的波及下（越共以東邊境為掩護攻擊南越），柬的政治勢力清楚地分裂為三大派：

一、西哈努克（國家元首）。他雖已放棄國王之位，但威望仍舊，在國內施行一種稱為「佛教社會主義」的經濟國有化政策，在國際上持中立政策，既親近右翼（美國），也靠攏左翼（蘇聯、中國），不介入越戰。

二、朗諾（首相）和施里瑪達親王（副首相）。朗諾掌握着軍隊，主張自由經濟政策，有民族主義傾向，親美，反共，反越。

三、「紅色高棉」，即柬埔寨共產黨。早期在組織上附屬於越南（北越）領導的印度支那共產黨，1960年組成獨立的黨，當時叫「柬埔寨勞動黨」。目標是建立共產主義制度，反美，也反對以西哈努克為首的「資產階級政府」。

1970年，西哈努克出國訪問，朗諾和施里瑪達的右翼勢力乘虛而動，一舉推翻西哈努克。以後更宣布廢除君主立憲，成立「高棉共和國」，朗諾任總統。

這樣，西哈努克被迫流亡中國，完全倒向共產黨陣營。在中共與北越（越盟）的支持下，西哈努克與紅色高棉聯合組成柬埔寨民族統一戰線，後又在北京成立柬埔寨民族團結政府。

至此，柬的「大分裂」形成了。柬埔寨歷史上的一場千古劫難從此拉開了序幕。此後的二十年，柬由一個虔誠向佛的「和平綠洲」，變成一個血流漂杵的「殺戮戰場」。

儘管有美元的救援，有美國飛機的狂轟濫炸，但朗諾政權最終也只支撐了五年。1975年4月17日，紅色高棉佔領東首都金邊。1976年1月5日新國家公布憲法，國家正式命名為「民主柬埔寨」。西哈努克推翻朗諾政權的願望實現了。可是，這卻是另一個噩夢的開始，而且是一個更大的噩夢。

當年紅色高棉與西哈努克結盟，並尊他為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席和民族團結政府的國家元首，只是暫時利用他在民間的號召力，以贏得東民眾的支持。現在革命已經勝利，紅色高棉不再需要西哈努克了。1975年底，西哈努克一返回金邊，即受到軟禁。直到幾年後越南軍隊攻入金邊之前，他才獲准去中國，為民柬政府尋求國際援助。

紅色高棉佔領金邊之後的一週內，金邊已成一座空城。金邊的200萬居民全部遣散下鄉，參加生產勞動。舊政府的官兵和職員遭到有組織的大批處決，在遣散過程中死於飢餓的城市居民不計其數。革命者的目標是：任何舊時代的人物都必須被徹底地清掃乾淨！這種消滅城市的行動幾乎是瘋狂的，但也許對於紅色高棉來說，這麼做能一舉數得：首先一舉清洗了金邊這一腐敗的資產階級淵藪，使夾雜最多反動份子的金邊居民分散進行勞動改造，減少了反革命顛覆的危險；同時既省略了城市物質供應的問題，又解決了農村地多人少的問題。

革命總是狂熱的。但柬的革命，也許是人類歷史上最徹底、最瘋狂的一次！民柬政權企圖完完全全「砸碎舊世界」，一步跨入共產主義，立即在舊柬埔寨的廢墟之上建立起一個全新的烏托邦。用民柬政

府總理、也是紅色高棉最高領袖波爾布特的話說：「我們的政策歸結到一點，就是要同過去的歷史徹底決裂！」紅色高棉的領導人深深陶醉於他們的勝利和理想。他們不顧一切地強制施行極端化的政策：

——為了明確革命陣線，對所有人都來一次劃分，「把那些擋住革命道路的人統統踩到腳下」；

——完全廢除私有制、市場、貨幣，實行配給制，物物交換；

——所有生產資料充公，全部人在集體飯堂吃飯；

——合作社社員一天吃兩頓乾飯、一頓稀飯，三天一次甜食；

——合作社社員十天學習一次，一個月討論一次，三個月開一次大會；

——組織決定家庭的一切，男女戀愛由組織安排時間地點，結婚由領導指定；新婚夫婦渡過「蜜週」之後各自返回原「單位」，期間不准通信，一年相聚兩次；

——孩子是革命的後代，哺乳期以後送進幼稚園，母親每月探望一次，父親半年探望一次；

——為了防止反革命串連，郵政通信終止；

——為了體現革命者的純潔和樸素，不得佩帶首飾，不得穿漂亮的衣服；

——把所有的街道重新命名，把帝國主義和朗諾集團的街道全部換成有革命意義的名字；

——吸收大量十多歲的兒童充當革命尖兵，對「舊社會」過來的人（稱作「新生者」）進行監視，追查祖宗三代；

——「新生者」在指定地點集中住宿，晚上有民兵持槍巡邏，防止

逃跑；如有反抗，村幹部有權審訊，直至槍斃。

從1977年開始，民柬開始實施雄心萬丈的「四年計劃」，提出所謂「超大躍進」（這當然是中國「大躍進」的更為極端的版本）的口號。要將全國的農田挖成100平方米一塊，在四年之內將糧食產量提高到原來的三倍，進一步發展輕、重工業。「到1977年，人們每星期可以吃兩個水果。到1978年，將會是每兩天一個水果。到1979年，大家每天都可以吃到水果了……。」

至此，柬已變成一個巨大的勞改農場。一切都計劃化了。從農業生產，到個人生活，無不在全面的監控下進行。監控一切的是組織，是黨。一切都屬於黨，黨就是一切。70年代後期，中國的「革命狂熱」已退潮，但這種「革命狂熱」卻在柬埔寨這個共產主義陣營的邊緣地帶走向高潮。

紅色高棉—波爾布特

紅色高棉，即柬共，無論在時間上，還是在地理上，都構成了世界性共產主義革命在亞洲的最末一環——雖然柬以南的馬來西亞和印尼也有共產黨暴動，但都被鎮壓下去了。

紅色高棉在組織上源於越南領導的印度支那共產黨，但在「精神」上卻是多源的。柬的左翼份子（尤其是華人）受到中國文革的相當影響，他們用文革式的語言攻擊柬的社會，並學習由中國流入的「紅寶書」，宣稱無限忠於毛主席。不少柬共產黨員則在法國留學時接受革命的洗禮，如柬共高級領導人中的

從1977年開始，民柬開始實施雄心萬丈的「四年計劃」，提出所謂「超大躍進」（這當然是中國「大躍進」的更為極端的版本）的口號。至此，柬已變成一個巨大的勞改農場。從農業生產，到個人生活，無不在全面的監控下進行。

波爾布特原名沙洛特紹，小時膽小靦腆，是個「很可愛的孩子」，留學法國期間他加入法共。1963年以後任書記。從此他一手控制着紅色高棉。人們稱他為「大哥大」、「波爾兄」、「總理」，後來稱他為「書記大叔」、「黨心」，甚至直接稱他為「組織」。

波爾布特(黨的「大哥大」、英薩利(曾任民東副總理)、喬森潘(曾任民東總理)、胡榮(一度是第二號人物，曾任民東內政部長)、符寧(曾任民東新聞和宣傳部長)、宋成(曾任民東副總理)皆是。喬森潘、胡榮、符寧三人還在法國取得了博士學位。

大多數的柬埔寨專家認為，在全世界的政治組織中，紅色高棉的保密效果是最好的。1975年紅色高棉取得勝利以後，領導了這場鬥爭的柬共卻仍處於地下狀態，新政權發布的特別民國大會公報也無一字提及柬共。波爾布特說：「秘密工作是一切的關鍵。」1979年紅色高棉喪失政權以後，一切又重歸黑暗。誰是紅色高棉的中央常委？誰真正控制軍隊？波爾布特的地位如何？即使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蘇聯克格勃，對此也莫測高深。

紅色高棉最高領導人波爾布特，比紅色高棉這個組織更加神秘莫測。波爾布特生於1928年，原名沙洛特紹。小時膽小靦腆，循規蹈矩，是個「很可愛的孩子」。1948年，他考到留學法國的獎學金，負笈巴黎。期間他加入法共，未獲得任何文憑。1952年回到金邊，以教師身分從事地下活動。1961年任柬共中央委員會副書記。1962年，黨總書記杜斯木神秘被殺，他任代理書記。1963年以後任書記。從此他一手控制着紅色高棉。

大約在紅色高棉勝利之前，沙洛特紹才改名波爾布特。1976年民東召開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，波爾布特首次曝光，任政府總理。波爾布特何許人也？外界只知道，他參加人民代表選舉的身分是橡膠工人代表。後來，一個從民東叛

逃出去的軍官通過報紙的描述(波爾布特身材高大、肥胖)，才恍然大悟：波爾布特就是總書記沙洛特紹！

1977年後，波爾布特似乎擁有更加絕對的權力。過去人們稱他為「大哥大」、「波爾兄」、「總理」，此後人們稱他為「書記大叔」、「黨心」、甚至直接稱他為「組織」。後來一般百姓乾脆不用「紅色高棉」這個稱呼，直接稱之為「波爾布特」——波爾布特成了紅色高棉的代名詞了。

從大清洗到瓦解

1976年下半年以後，柬共內部開始了大清洗，要「清洗革命隊伍中的每一個敵人」。

大清洗的中心在金邊南面的托士楞，代號S-21。至1979年1月越南佔領金邊的兩年多時間內，這裏的審訊所前後關押過近兩萬人。在全部近兩萬犯人中，據說僅有6人生還。犯人絕大多數是民東政權的官員或柬共黨員，其中不乏高級領導人，如胡榮(內政部長)、高密(柬共創始人之一)、乃薩南(東北大區書記)、莫金龍(中央黨校校長)、貴通(商務部長)、蘇瓦西(貴通以後的商務部長)、篤平(交通部長)、索平(國家主席團第一副主席)、符寧(新聞和宣傳部長)、溫威(副總理)、朱傑(西部大區書記)、莫桑巴(西北大區書記)、桑輝(東部大區司令)等等。在嚴刑逼供之下，幾乎所有犯人在供詞中都承認自己犯有反黨罪，是外國情報機關派遣的特務，並揭發出更多、也更高層的人物。這反過來又使得

黨的核心階層對反革命的危險也愈加恐懼，陷入了自我恐怖的循環。

大清洗同時在S-21以外的全國進行。據說，1978年僅東部大區就有10萬幹部、軍人及有牽連者被處決。西方人估計，紅色高棉共殺害了200萬人！在電影《殺戮戰場》中，當時東的荒郊完全是一片「白骨露於野、千里無雞鳴」的景象。

事實上，紅色高棉和波爾布特的名字已成為恐怖、殺戮和血腥的代名詞。在東的民間，如果小孩大哭不止，父母往往嚇唬小孩說：「波爾布特來了！波爾布特來了！」小孩立即就被嚇得不敢作聲。

1978年12月2日，以原紅色高棉第四師師長韓桑林為首的「柬埔寨救國民族團結陣線」成立，僅一個多月後的1979年1月7日，越軍佔領金邊，紅色高棉重返叢林。同年7月15日，韓桑林政權公布「成立審判波爾布特—英薩利滅絕種罪行人民革命法庭的法令」，起訴波爾布特—英薩利集團有計劃地殘殺數以百萬計的人民，強迫人民集中從事苦役勞動，破壞經濟、文化，消滅家庭、宗教。韓桑林政權將托士楞的審訊所S-21開放為「種族屠殺展覽館」，有人在門口用英文寫道：「讓這個叫波爾布特的人逍遙法外繼續生活在世界上是全人類的恥辱！」

韓桑林政權雖然結束民東的恐怖統治，但由於此政權的越南傀儡性質，未能得到東的其他政治力量和國際社會的承認，因而民東的旗幟仍在聯合國飄揚。與此同時，西哈努克與高棉人民解放全國陣線（主席宋雙）、紅色高棉三方組成聯合政府，共同抗越。1989年，越南撤軍。

1992年，聯合國派遣維持和平部隊進駐柬埔寨，監督各方力量停火、裁軍和大選。但紅色高棉拒絕交出武器，拒絕維持和平部隊進入紅色高棉控制區。

《西哈努克沉浮錄》一書所載截止於1994年下半年。

據近期報導：中共於1991年已停止對紅色高棉的正式支持；目前中方已同意明年（1997年）為東的政府軍提供軍事訓練，並援助一百萬美元，以協助東政府對抗紅色高棉。8月中旬以來，東的局勢再度引起關注。以原紅色高棉第二號人物英薩利為首的溫和派游擊隊倒戈，已與東政府方面達成初步的和平協議，這對以波爾布特為首的強硬派無疑是致命的打擊。紅色高棉——東南亞叢林中的最後一支共產黨游擊隊——相信很快就會土崩瓦解了。

東的革命，以理想始，而以屠殺終；以紅色始，而以血色終，這再次（但願是最後一次）有力地證明了，愈是想建立一個人間天堂，愈是會造成一個人間地獄！正如雷蒙·阿隆（Raymond Aron）所說：「暴力一旦自認為服務於歷史的真理和絕對的真理，那麼它就成為更加慘無人道的東西。」^①

註釋

① 《雷蒙·阿隆回憶錄》（三聯書店，1993），頁416。

胡文輝 1967年生於廣州，1989年肄業於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，現為《羊城晚報》編輯。

韓桑林政權將托士楞的審訊所S-21開放為「種族屠殺展覽館」，有人在門口用英文寫道：「讓這個叫波爾布特的人逍遙法外繼續生活在世界上是全人類的恥辱！」